

正本清源 守正创新

□何家英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上指出，要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我对此深有感触。

正本，就是把文艺创作思想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个根本上来；清源，就是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源是什么。明确了创作方向，才能自觉抵制盲目崇拜媚外、全盘西化的价值理念。特别是近几年来流行的所谓当代艺术思潮，其中有些丧失品位的庸俗审美趋势，严重影响和干扰着当下的艺术创作。另外，概念化的“八股”创作，没有灵魂，矫揉造作，千篇一律，要么简单粗糙，要么繁缛空洞，就是缺少精神性与生命力。再加上市场的影响，画家倾向于卖画，忘记了当初画画的初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警醒和鞭策了广大美术家，我们要积极投身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之中，不断深入生活，扎根基层。过去几年，我们每年组织创作人员深入到基层“双扎根”，踊跃承接了国家重大创作工程。工笔画研究院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踊跃投入主题性创作工程之中，已经有三张表现人民生活的大幅作品，经过几轮的筛选，通过了审核，现在正在紧张的创作之中。我们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用真情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颂人民，用艺术为人民树立高尚的情操。

清源，对美术家而言，就是要抓住两个方面的本源，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国优秀的绘画传统，另一方面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表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绘画绝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画种，甚至有其更加高明之处，我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要我们认真研究、总结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就是文化就是自己立足的本源。这几年，我们不仅一直对唐宋以后绢本工笔画进行研究，并且着重对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壁画进行临摹和研究，这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国画传统的重新认识，突破文人画传统的局限性，丰富中国画语言的表现力，扩展中国画格局，启发中国审美的现代思维，适应现实主义题材表现语言的需要。从古丝绸之路壁画的流变当中，我们感受

到中国画从来都不是孤立封闭的，它是在与国际交流的过程中相互交融、演变发展的，也是在不断创新的。中国绘画这个大传统，就是今天绘画创作的文化之源。另外一个源，指的是我们丰富的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生活之源。只有认识到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才能走到正确的创作道路上来。这也就是艺术创作的正道。

守正，就是坚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引领风尚，坚持继承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创作出能够深入人心、世代相传的精品佳作。

所谓创新，是在守正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正确的创新成果。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不能守正，创新就没有根本，脱离广大人民的需要，创新就会滑向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庸俗腐朽、空洞无味的方向。没有创新，守正就缺乏生命力，也就丧失了守正的价值。创新要在艺术语言和感受生活、感受时代上下功夫，用真实情感去创作，让艺术作品能够触动人的心灵。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文艺创新要下功夫，要积累，要靠细节打动人，真实、感人的细节需要我们去挖掘。”创新要从感受出发，才能创造出脱离空洞的形式主义的陷阱，才能产生新的表现语言。上世纪80年代，面对各种艺术思潮的干扰，天津市委宣传部提出了“走正路、出作品、出人才”的要求，天津美协组织了创作研修班，到太行山区深入生活，研究创作规律。我选择了一条以生活感受带动艺术创新的道路。一方面从中国传统工笔画和西方绘画中汲取营养，一方面多次深入太行山，每次一住就是两个月，才创作出了被大家认可的《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等作品。我深深地感受到，只有踏踏实实去感受生活，才能捕捉到一些感人的细节，才能使作品感动人。我没有追求表面样式的创新，在长时间的积累坚持下，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恰恰是守正创新的道路，成就了我们这些艺术家的艺术理想。

现在我深感时间的紧迫、生命的短暂，能够有旺盛精力的创作时间不是很多了，心中不由得有一种紧迫感。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包括社会活动和市场方面的干扰，集中精力，投身火热的生活中，创作出超越自己、不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不辜负大家的关怀和期待。

(作者系中国美协副主席)

纪念

著名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于2019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别矣匆匆休洒泪

——写给恩师薄松年先生

□余辉 张露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薄松年先生于4月2日在北京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罹患癌症的他，一直在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彩印版《中国美术史教程》而累日修订、增补，在去世前的10多天里，他还与合作者林通雁在电话和邮件里讨论如何调整、修改清代美术和增补现代美术部分，直到病情发作的几个小时前，他还坐在计算机前准备幻灯片，嘴里喃喃地说：“这是我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了，临走前，我要再见一见学生们。”3月25日晚，他突然出现了昏迷现象，家人发现后立即将他送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他一直没有醒过来，直到4月2日上午9时51分，一颗为中国美术史、为千万个学生跳动的的心脏永远停止了，终年87岁。

薄松年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1932年，他出生于河北保定，幼年贫苦。1950年，他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从教于雄县师范学校。1952年，他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有幸被学者王逊教授（1915-1969）收为弟子。1955年毕业后，他成为王逊的助教，1956年，他协助王逊开创了我国高校的第一个美术史系，1957年和1961年，他先后独立开设了美术史公共课和专业课。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坛、在许多需要他的讲坛，辛勤传道、授业了64个春秋，他对学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和严谨加关爱的责任心，使每一个与他相识的师生都能深切感受到铭心的教诲和春风般的温暖。

薄松年全面承接了王逊编写美术史教科书、研究宋元绘画、调研民间美术的学术衣钵。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教程》（陕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和撰写的《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教材，其清晰的脉络、严谨的语言，是让师生们放心使用的教科书。他讲授的中国美术史囊括了历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陶瓷、工艺和民间美术等所有的艺术门类，在讲授中还扩展到文学、宗教、戏曲和民俗等相邻学科。他编写的教材，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又有生动的细节描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教程》累计印刷20多万册，是高校美术史教学的重要教材之一，创中国美术史教材发行量之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薄松年一直为出版王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中国美术史教材而奔波于大江南北，首次正式出版了王逊的《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9年出修正版），近几年，薄松年继续忙碌于导读、校注并再次整理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终于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2018年底刊印，使恩师的教学与研究成果通过多次修订和出版得到了广泛的传扬，他对恩师真挚深厚的情感，在美术界传为佳话。

薄松年对绘画史研究的特点是深刻认识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他熟知历代、重在宋元，有着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底，古代数百位画家的身世简历和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尤其是对古代画论，背诵成篇，显现出雄厚的“北学”功底。1979年，在启功的帮助下，他与陈少丰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林泉高致集》明抄本，发现了其尾篇《画记》，对该篇进行了校注，深化了学界对《林泉高致集》和郭熙其人其作的研究，发表了《郭熙父子与林泉高致》，他先后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和北宋翰林图画院，以及燕文贵、李公麟、苏汉臣、马远、梁楷、黄公望等十多个宋元画家和一些明清画家的个案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他关于宋代绘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元绘画研究——庆祝薄松年教授从教60周年》里（张露主编，故宫出版社出版）。

薄松年将田野调查的方法运用到民间美术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对晋冀鲁豫津苏川闽粤等地的年画产地进行了全面考察，长期深入到手工艺人的作坊、店铺和炕头，与一些老艺人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忠实地记录和总结了各地年画的创作题材和制作工艺。1987年，他出版了《中国年画史》（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又经过20多年的锤炼，发展成《中国年画艺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他参与了许多国家级的科研课题和出版项目，如1992年、2000年两度参加《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的编纂工作等，还编辑出版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年画集。在本世纪初，他帮助扶持建立了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促进木版年画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一批民间年画艺术家得到了国家的资助，民间木版年画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些都与薄松年的长期宣传与研究不无关系。他一生克勤克俭，通晓书画和民间版画鉴定，但面对物欲横流的收藏界，从未说过一句违心话。2010年，他将珍藏的一批民间木版年画无偿地捐赠给了澳门艺术博物馆……他的节俭与慷慨诠释了师德的独特内涵。

1984年，薄松年荣获了文化部及中国美协联合颁发的“年画研究奖”，2008年，被中国美协评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美术史家”。薄松年先生崇高的师德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卓越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公众的广泛尊重和真挚认同。

(作者系薄松年于1987、198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研究生，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和编审。)

快乐漫过了自己的脚 打湿了别人的鞋

□何立伟

自得其乐，是我画画的状态。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状态，便有什么样的笔墨。八大离开了悲愤，于是有鄙睨天下的状态，笔下遂见白眼向天的孤冷同清傲。晚年的齐白石并晚年的毕加索，回归了赤子心，便朗朗一派天真，笔下的世界即是玻璃般透明。我又喜欢金农，喜欢关良，喜欢林风眠，这一路的状态，是自我的主观的审美的状态，笔墨呈现美，并且抒情。

我观中外的绘事，大凡为自己画画的，一般都画得好，为别人来画的，失了自我，则等而下之。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所指是一般。

我画画起于无心。上世纪80年代，我跟作家朋友通信时，写着写着忽然图文并茂起来，许多朋友咦呀一句，说有味有味。有朋友甚至就拿上到报刊上，推荐给副刊发表。比方好友史铁生兄，我给他写的图文信，他就拿给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朱伟其时办《东方纪事》杂志，史铁生推荐在其上发表。我于是觉得好玩，信笔涂鸦，亦有人欣赏，大感快活。后台湾新闻报找我约文字稿，我手头无存稿，就交了十来幅线条配文的文人漫画，他们一幅幅登完了，竟有许多读者打电话询报社：这么有趣的东西，为何不继续登了呢？报社遂打越海电话，约我每月给他们画20幅，开个专栏，结果这一开就开了8年，其间，好几年，我的专栏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专栏”。

所谓无心插柳，柳已成荫了。

我先后出版的文人漫画集达20余种，单是香港三联书店，一次就出了三种。而我在国内开的文人漫画专栏，主流媒体就有《南方周末》、《家庭》杂志、《天涯》杂志、《光明日报》等十数家。且有一些作家朋友有新著出版，皆来找我插图，比方史铁生、韩少功、格非、刘醒龙、王跃文等等。

而从6年前伊始，我又开始用水墨来画画了。我画水墨，亦是起于无心，因我们文联换届后新班子来了两位副主席，一喜书法，一喜绘画，在办公室里架起了画案，我看他们写写画画，甚是有趣，于是技痒，也来信笔涂鸦，不意单位上的人非常喜欢，竟排队争着索要，每回一画十几张，张张皆被抢了去。又好些被装了框，挂在了墙上，一眼马虎看去，俨然像那么回事，心下便是快活。此事既然大有趣味，何不照此画下去呢？

于是就在家里添了画案，无事便写字画画，居然就有了不小的一堆画。

我是一个被兴趣的鞭子赶着朝前走的人。对一事有了兴趣，便很投入，这投入的结果，就是让自己高兴。但凡一事让自己高兴了，这高兴亦就传染了别人。慢慢的，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的涂鸦。我的涂鸦无功底，无法技，但有我自己，有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同思考。我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画画，都是传达我对生活和生命的体悟，以我的视角去看人生。

我画画，严格地说来，是用一个文人的另一支笔来直抒胸臆，同专业的画家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此事我自己喜欢就是好，别人喜不喜欢，那是别人的事。

好在，真的竟有人喜欢。于是快乐漫过了自己的脚，打湿了别人的鞋。



友善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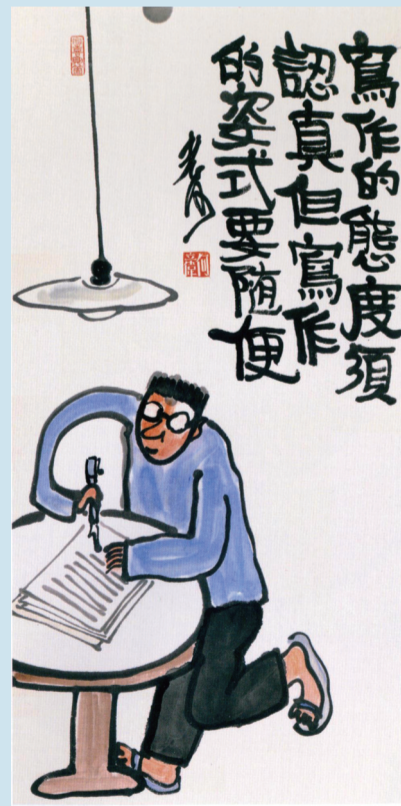
貌合神离的握手



王宫对面的爷孙



突然不说话了的孩子



寫作的態度須認真 但寫作的姿勢要隨便



哪顆星星會掉下來



眼看著升起一朵雲



風中的事物告訴我們 別離是一種仿痛的美

作家水墨